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 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五百七十七號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之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新聞中縫一分三段每期每段洋七元二角
「二等」後幅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每半格價又減半
後幅中縫照新聞中縫價減半

時泰醫生啟事

時泰自日本返國即任佐佐木醫院（今改名福民醫院）外科醫務及南洋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公餘之暇在藥房設立診所每日二小時迄今四載未嘗更變近因診所醫務日漸繁忙有不能兼任他職之勢祇因辭去福民蒙我師醫學博士頓宮院長允予今年陽歷年底離職惟學校教務且視明年情形再定去留自十三年一月二號起改正時間如下

診所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仍在三馬路中法藥房
下午四時至六時 餘時出診 診金門診一元二角出診五元五角

中和醫院

專門科目 內科兒科（治療戒烟） 外科（皮膚花柳淋病） X光電科（尿道生殖器病 愛克司光）
院長 日本醫學士 七等嘉禾章 廖煥章
副院長 日本京大醫學士 廖溫仁
醫員西醫 王思義
特備餐病房間住院便
老靶子路五十九號 電話北二六七七

大厂士

篆刻書畫

收件處南京路王山公司二樓

◀徽州休歧▶

趨首老胡開文筆墨莊

現由休寧運到家廠極品漆墨數十種敢請文學界諸君惠臨選購餘如特製上等燉硯品及日常應用品並精選各種湖筆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如蒙光顧竭誠歡迎
上海河南路八十二號朝棋盤街交通路對面本莊
經理汪鑑堂謹啓
電話（中央）一八四三

精益眼鏡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科學精製各式鏡片用最新儀器試驗目光配光獨異常能使目力確非之君眼單臂合光助且足氣補因增進常之而豐采壯尊實時象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中德醫院

德醫 主治 內科 外科 婦科 產科
張森玉 徐衡如 俞松筠
小兒科 花柳科 皮膚科 眼耳科 喉鼻科
診例 門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 出診隨請隨到
院址 本院靜安寺路七十 電話西一一三 分診所城內侯家浜

唐拾義

專治咳症專售咳藥醫生
著名久咳丸 哮喘丸
上海三馬路 唐拾義父子大藥房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自來血 海波藥

[illegible]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每瓶洋一元
每瓶二元

華義銀行廣告

資本 國幣一百二十萬圓 金幣十六萬金鎊
公積 國幣十五萬餘圓
營業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有純粹華商銀行之便利而益加鞏固有純粹外國銀行之週密而無其隔閡
特色 （一）於經常存放款項外兼營商業往來適合華商習慣（二）以辦理國外匯兌買賣金銀業務為主最便宜匯出無阻
總行 天津法租界中街 分行 上海 漢口 北京
注意 法定國內分行地 天津九江路 法租界河街 京東交民巷口 國外聯號 全國內外各通都大邑 南北美及菲澳各地

滬唯醫院

精醫老年新白濁花柳骨痛梅毒橫痃下疳俱用科學新法新藥收奇效包醫速
專治脫痔 新法無痛打針不用刀割 六〇六
老手無痛注射德國
七天全愈斷根
院址 南京路四川路朝北寧波路口
醫生黃佐文 何炳諭 同啓

戲影機

影戲為最有趣味之娛樂品所用機片閱之趣味無窮
破天荒新奇之出品
值探有愛情之名勝古蹟
旅行實勝萬倍均用價須掛號
外埠函購郵票通用
[illegible]
寶洋一元可觀二百四十套影戲
甲種 每套祇收成本洋六角 郵費每套另加一角
乙種 每套祇收成本洋
中報 時報 新聞報 時事新報
中國玩具廠啓

美記華珍公司

鑽石 電刻 屏軸 仿古器 白金首飾 銀錫小照

服麥精鰻鱺膠之謝函

逕啓者前購貴廠所製麥精鰻鱺膠一打已由貴廠批發所如數收到各醫皆知二號為補品之良藥[illegible]
正任沭陽縣知事張景衡玉田啟
總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善慶里一百九十二號北洋正威藥廠謹啟

鮮！鮮！鮮！
食為民之天 不食就要飢 一日三餐飯 無餚不下咽 人人想好喫 餚饌都要鮮 又要省錢又要鮮 祇有這種好東西 天廚味精新出品 鮮美絕倫價又廉 祇須每碗羹湯和少許 藜藿亦成珍饈味 不信諸君買一瓶 合家同來試試看 天廚味精廠啓
國內外各埠各大食物店均有經售

專門療毒醫生 強志堅

清晨診察 貧病送診
淋病 新淋用法國注射液 老淋根治 [illegible]
下疳 [illegible]
橫痃 [illegible]
梅毒 新藥打針 [illegible]
診所 南林里底 [illegible]

朱氏頭痛散

頭痛怕吃藥 嗅此散立愈 頭痛嗅此散立愈 真效驗快買 每瓶洋兩角 打每兩元 [illegible]
上海英界華街維新里中南適產製藥社啓

十年癩頭十日愈
健胃補肺神效水
大包五角 小包二角五分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外埠函購 郵票九扣 郵寄加一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老胡開文筆莊

腎虧有方

林自由女醫生
（專治腎虧遺精陽痿病）
（善療色傷早洩艱嗣症）
醫寓上海三馬路會樂里

純正補品 麥精鰻鱺膠

此膠發行八週得社會信服其性熱和平純正功補無不料寒外界之歡迎各界[illegible]
總發行所 在上海美租界愛而近路善慶里一百九十二號
北洋正威藥廠啓

普救天下 腦腸

[illegible]
大正威藥房啓

索書券

敝公司有皮病小冊圖送閱索取請分文不奉如欲閱者請將左列券剪下填寫地址寄下本公司即將書寄來或持券取

請給（晶報剪下）
兜安氏皮病新篇一冊
姓名
省縣街

皮病如疥瘡癬癩疹癤及蚊虹蟲咬瘡瘍如臁爛腳花柳下疳痔瘡等採以此膏化毒拔膿且愈後皮膚完好效力迅速患者試之便知此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盒大洋七角每打大洋七元

兜安氏驗名藥膏

七省

（丹翁）

閎哉閎哉，王承斌做起七省總司令來了，巡閱使頂多不多三省，總司令居然七省，這七省的軍閥，幾乎全要聽他的指揮，再威武也沒有了，有人道，既要威武，何不索與叫『全國總司令』呢，我笑道，七省還不就算他的全國嗎，他的國，除了直魯豫蘇皖贛鄂之外，難道還有甚麼眞個完全算他的，有人說，不是這七省，他這七省意思，是指他國外的什麼川滇湘桂閩粵浙呀，我又笑道，只管七來七去，大爲難看，在我的意思，與其他七，還不如六何以呢，因爲剛剛到八不得八，總司令的尊姓，偏又和『巳』字諧音，像這種總司令，縱閎也就毀臨的了，

也是命令

（淞靡）

王買辦的風頭眞健，到任便開刀，殺得一班小官僚，七零八落，殺罷，還不算數，又吃牢了曹三爺替他下一道命令，對於索薪罷公人員，說了許多，什麼紀綱廢弛…嚴重懲辦的話，『可憐一班小官僚，還不是大官僚手底下的螻蟻，還敢道半聲不字嗎，可是我瞧了氣不過，也照着曹三爺那道命令，改上幾個字，擬好了一道命令，登在報上頑頑，有人說，你這命令，一些效驗沒有的，我笑道，曹三爺的命令，當眞的有什麼效驗嗎，能辦得到嗎，老實說，他也不過在政府爲報出出風頭，我們晶報上也何嘗不可以出出風頭呢，閒言少敘，命令來了，

近年紀綱廢弛，各總長時有勾串營私，辭職要挾情事，查犯贓瀆職，律有明條，着責成各該總長隨時覺悟，嚴行制止，如再有違法情事，即會同全國國民嚴重懲辦，以禁浮囂而肅官紀，此令，

梅痂

（獨腳）

我讀申報自由談，有一個謏君，做了一篇『梅蘭芳最近之兩新劇』，就是講『洛神』『廉錦楓』兩新劇的，倒也不去管他，上面說得天花亂墜，這也是應該的，不過在結末一段，說道，『此遭聘南下，二劇均在必演之列，海上人士，翹企有時，得此底蘊，可以稍慰，至於劇中詞句，俟移寫後，首在本欄發表，……想亦爲嗜痂者所見許也』，請問這個痂，是指什麼說的，難道梅蘭芳就是一痂嗎，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梅蘭芳的痂，未免太教人難堪了，令人有梅痴，不想還有個梅痂，

（丹翁）

我雖幾橫戲，最善詐戲，可是因懶看戲，犧牲了許多妙文，爛在肚裏，像煞有點可惜，這回對於到申的名角，我正在抱歉，沒有機會捧他，湊巧有位五六十歲的大富豪李先生，他對於到申的名角，議論却很多，但他老先生平生踏過咒，不在報上露臉，和我商量，要借重我這神老評劇家的牌子發表，我當然十分歡迎，因此上，我就把一個梅蘭芳，捧到三十三天了，有人問我，到了月底，誰拿稿費，我道，當然我拿，在理我要請這位李先生吃一頓會賓樓才對，那人道，『這個却不可以，爲什麼呢，因爲你這一請客事小，可就要把個章行嚴笑壞了，你瞧，行嚴在新聞報賣社說，每篇想上去，也該值二十元，他常常的把朋友寫給他的信，賣在報上登起來，譬如胡適之以及那個姓孫的姓李的等等，每一封信，起碼也有七八百字，我看他登過三次，到月底一結算，不曾胡適之送他二十元，一孫一李，共送他四十元了，朋友替朋友帮忙，原不值甚麼，所不好受的，就是行翁的答信，弄得不好，還要另做一篇，痛駁人家一下，就談胡適翁罷，和行翁談甚麼墨學，照有往必來的例，可算直接送二十元，間接又送二十元，最後還落得一個不去，偏偏新聞報專要行翁的文章，不要適翁的文章，適翁那裏有發言的餘地，眼睜睜讓行翁任意在文章上設爲主客，並不在飲食上做個主客，適翁不是吃了大虧了嗎，可是適翁不但未曾敲着一頓會賓樓，連近水臺四如春也未曾嘗到嘴呀，現在你丹翁雖說掠美，那位李先生或者樂意和你唱雙簧，也未可知，妙在亮嗓子的並不下海，你又是現成的白鼻子，落得馬馬虎虎的多跳上一跳，而且你評劇的牌子既老，將來像這樣李先生的主顧，多的交關呢，你要一一請客，怕就花大了』，我聽了笑道，雖然如此，畢竟過意不去，要得好，還是叫梅蘭芳請請他罷，

徐總統蒙塵記

（英英）

前花國元首徐大總統徐第，自從去歲到京後，以武陞爲白宮，到了八月中，債台高築，他沒有法子想，携了他的侍從官，出狩哈爾濱，你想哈爾濱的地方，豈是他們作得慣的，不到兩個月，便逃也似的回來了，可是在哈爾濱，又欠了那邊衆班的債，便把他帶去的兩個討人，在哈爾濱押了八百塊錢，跟蹌回京，現在住在中央飯店，一籌莫展，諸位啊，不要說是政界裏的元首，常常弄得無家可歸，也東飄西蕩，便是那花界裏的元首，也常常的戀泊風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是個不祥之物罷了，

誤人姊弟

（天牛）

中國的女學校，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把女子最應當知道的功課，很不注重，其中最甚的，便是烹調與縫紉，教的雖盡是女子，那知都大半是外行，教授法的馬馬虎虎，倒不要說他，實在技術是教師自己還要學起來，那裏可以教人，上課時，隨隨便便，敷衍敷衍辰光罷了，某君的大女兒，在西門某老牌女學校念書，那校中的縫紉女教員，向來是縱恣學生任意做的，實在教也教不出來，有一天，忽然對學生們說，下一個禮拜，要把成績記分數了，你們各人須交一條棉褲來，學生們都說，我們沒學過，不會做，教師道，不妨，現成的也不要緊，你們到家裏去拿一條新的來好了，某君的女兒，禮拜六回了家，見沒有新棉褲，大半都是半舊了，只有小兄弟身上一條，倒還新些，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小兄弟的新棉褲剝了下來，拿到學校裏去了，小兄弟穿了一條夾褲，他母親也沒知道，前幾天氣候忽然冷起來，小兄弟凍出病來咧，到姊姊禮拜六拿了棉褲回來，小兄弟寒熱高到三十九度半，請醫生來一看，說是流行性感冒，幸虧治療得早，幾乎變成肺炎，然而至今還沒起床咧，學生的成績，可以到課堂以外去找，連別人做的都行，那是這位縫紉教員，若是遇到了成衣店的女兒，家裏撥得出極考究的棉褲，一定有一百分了，唉！

誰多事？

我說了孫雪泥的廣告太滑稽，卓呆反說我多事，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多事，一個人的姓名，有什麼要緊，你何以偏偏不肯借給他在畫報上用用，譬如印了卡片送給人，譬如寫在太平公醮的黃旛子上，譬如具名介紹東新橋的醫生，何必去要他取消呢，你看世界畫報上，不是還有十幾塊牌子麼，如袁寒雲，志君女士，包天笑，天虛我生，王鈍根，江紅蕉，范烟橋，沈禹鍾，張枕綠，張碧梧等，他們怎麼不要求取消，難道是自己情願的麼，也不過馬馬虎虎罷了，去與人計較做什麼呢，（金箍）

□神獅徵聯□

丈人峯下。泰山石敢當。如有對者，當以晶報全份爲酬，若僅以成語對『泰山石敢當』五字，亦贈晶報一年，

能讙叢鶯之

（公寵）

□詠呂調元與皖省議會

設督太離奇。省議員。棄如遺。一棺已蓋渾無計。改選有期。立法無私。挽回政爾無餘地。況斯時。先生去也。相送益淒其。

附注　皖省第三屆省議會選舉，早已判決無效，近方預備改選，而三屆當選人晉恒履陳文權等，忽謁呂調元，請求召集，呂氏答之曰，『棺材已抬出大門，尚能救得活嗎』，聞者皆爲解頤，謂呂氏此種答詞，可謂滑稽之至云，

嫩山房日記

（續五）（春帆）

兩女子一頎而玉立，風格洒然，一略侏而貌亦較遜，頎者乃常州人，名金秀，侏者銀仙，則蘇人也，記者固常人，乃與金秀以鄉語問答，一食頃而侍者又至，記者仍給車資如數，銀仙拂然先行，金秀亦變色而作，記者留之曰，君何妨少坐乎，金秀乾笑曰，彼行矣，吾安能獨後，記者曰，然則明日相邀矣，金秀略頷其首，疾趨而出，侍者委婉進曰，宵寒甚厲，且又適雨，渠等冒雨而來，亦甚辛楚，先生盍留之乎，但再給十三金已足，何必擲兩金於無用之地也，汪君倦蝶亦從慂記者，留之弗遣，記者憮然謝曰，金秀貌在中人以上，吾非必欲拒之也，第留之而必惹一重無謂之牽纏，則亦何必，如其交易而退，絕無沾滯，則又似急色兒之行徑，雅非吾輩所宜也，又笑謂侍者，汝爲我計甚善，然吾向不樂此，汝勿復言也，侍者爽然而退，記者撫掌狂笑曰，吾負金秀，且負侍者矣，大雄倦蝶亦相視而笑，時已四鼓，大雄倦蝶遂行，記者登床而臥，銅床之光，爛然照眼，衾甚華絢，而厚重不適於用，且不備虎子，是亦遠東飯店之缺點也，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

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上等大號香烟

大前門

英商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經理

晶報雜事詩

（公寵）

三十年華條已徂。美人遲奠感何如。臭坑西廁彈多事。猶爲伶王注起居。

有自署『不癡』者，戲撰『綴玉軒起居注』，記梅郎種種瑣褻之事，至詳且盡，蓋以臭坑（蘇垞）西厠（東閣）輩，日必於某某兩報，爲梅捧場，譏之也。肉麻已甚，故爲此滑稽文字，以曲狀其醜態也，亦可謂善戲謔矣，

錦上添花一剎那。靈輀忽地此經過。若論生死榮哀例。賀者何如弔者多。

蘇垞記梅郎登臺，三夕陳花百籃，春申花價，爲之一貴，實則梅郎贈花寥落，登臺三日，花籃不滿三十，花價之所以貴者，乃以徐國樑舉殯，各界多贈花圈之故耳，无厄道人，爲作『花價貴』一首以嘲之，

紀輪船壳子

（馬二先生）

友人鏡水生指劇場廂座中二少年謂余曰，子亦能識是輩爲何如人物乎，余曰，是非所謂拆白黨乎，曰，似矣，非而實非，余曰，然則究何如人耶，曰，此所謂輪船壳子也，余異而詢其究竟，鏡水生曰，男妓昔盛於燕都，所謂像姑也，共和而後，此風已熄，滬地雖偶有，而以嗜者不多，故售者亦絕少，惟市井無賴，或有效某書局之徒門大廉價者，然生涯亦甚寥落，顧此輪船壳子者，專館洋裝，與鹹水妹分道揚鑣，異曲同工焉，西方兵艦入吳淞後，其軍士例須給假，登岸遊覽，而軍官則否，黃浦舟子，熟悉其狀，多有駕小艇，載食物雜貨，緊傍於兵艦，以謀什一之利，而所謂輪船壳子者，則於艶裝外蔽以破衣，蹲伏小艇之尾，因舟子爲媒，以求售焉，或有盤桓二三夕者，則其腰橐必且金磅累纍滿載而歸矣，其業雖賤，特以遠在黃浦水面，人多不及察，彼輩登岸而後，華服翩翩，固儼然闊大少矣，非遇知音，固無由辨其爲甘於雌伏者也，

余聞竟，喟然曰，近聞都中票友朱某蔣某等，以斯道獵官，乃不意滬上復有以斯道逐利者，始知苟抱開放門戶主義，則人生富貴，不難俯拾也，噫，

代輓浙盧夫人

（林屋）

天爲東南留半壁。人如武肅失中宮。

又浙盧去歲有獨立之謠，易籍之說，余時戲集一聯，補錄於此，

恐汝後時難獨立。（杜甫句）不知何處是他鄉。（李白句）

□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毋誤

巢園謁梅記

（今覺）

畹華南來，下車次日即來訪，余以事他出未值，越日，余與瀣厂昆季，介繆子同往答訪，亦未值，初五日，瀣厂瓶齋約余公讌之于巢園，始與畹華晤，畹見面，謝余捧其弟子玉霜，余爲設讌於淨琉璃室，齋衡菊朋均列席，四座圍以翠花，張五色燈於花間，電炬參差，與玉人瑤席相輝映，席間兩詩人，約堂瓶齋，兩詞人，蘅庵高梧，而陳之琴，言之歌，與畹華之藝，又得三絕，美具難并，亦不可多得之盛會也，席罷流覽余所藏美術品，書畫陶磁，日本之繡畫，羅馬之雕刻，畹華略加評騭，一二語輒中肯綮，其言婉約，如醇醪之中人，余所藏北周天和老君玉造像，爲希世之珍，畹能知道像貴於釋像，引葉菊裳百釋而一道之語，知其於此道亦曾研求者也，時雖隆冬，而各園霜葉方酣，頗擬張燈一游，以小雨乃罷，

余固捧玉霜者，玉霜畹入室弟子，且對其師備極敬愛，余罷以愛玉者愛畹，論交雖有淺深，護惜初無二致，而北人不察，頗謂余有所揚抑於其間，春間某君入都，遂以蜚菲中傷，在梅黨中備加醜詆，並波及玉霜，此君煬灶蔽明，妨碍賢路，梅黨倚若長城，其黨運之前途可知，余終不能與斯人比肩而事一主，碰碰之愚，難進易退，所以全交道免齟齬存人格耳，朋輩中有詢余對梅態度者，聊借晶報餘幅，一抒寫之，知我罪我，所不暇計也，

風訊

（悠悠）

小梅病滬，御用秘書，逐日紀其起居，無微不至，宣傳所及，遺毒滋多，不佞惡焉憂之，因撰風訊，藉作棒喝，風小字湘韻，同光之交，始來滬濱，樹艶幟曰小雙鳳，斗方名士，每與之狎，呼爲湖北小花旦『風頭之健，不弱今之小梅，尋累馬齒，漸綴雞皮，甕厥乏糧，捧場無斗，淪落新舞台，易名爲雙鳳，文場惡少，誰復見憐，不佞紀之，亦曰車瘵，俾閱『梅訊』而興羨者，得所警惕也，

十二月九日，星期日，日夜戲目之具鳳衔者凡八，計有打龍袍，日月圖，探母，醉酒，虮蜡廟，濟公活佛，王小二過年，徽欽二帝等，老少男女角色，需鳳趕飾者凡十六，

鳳昨夜三時宴於三山會館之順與館，飲烏梁燒逾其量，今日晨起較遲，十一時三十五分，好夢遂覺，不及漱洗，亟披衣出門，張皇失措，

鳳囊揣銅元五，方孔錢四，雇街車至九畝地，車夫索價八枚，鳳慮愧場受罰，忍痛登車，速之飛奔，乘車不計值，鳳固於廿年前肆行之，茲又一時矣，

正午抵劇場，寒門抵三銅元遺車夫，入後台，管事怒之以目，蓋龍袍已起尾聲，神龕前已高樹鳳誤場罰銀之笏矣，鳳日進一圓，衣食煙酒，仰給於斯，厥罰去其二，受創巨矣，匆促扮裝，趕上日月圖之彩旦，未受倍罰，幸巳，演畢，急去粉墨，御鉛華，裝假髻，服紅帔，探母之四夫人，儼然具體而微，

見母畢，方希有十三分鐘休假，孰意管事令下，趙君玉汽車未到，須續演見夫人以佚之，鳳未及辭，已被擁幕外，是日適值嘉賓滿座，鳳二次登場，噓聲四起，鳳恨無雙翼以避之，須臾值場者低唱楊妃已備，如逢赦，草草終場，觀客復以呵呵之聲歡送之，並以福橘皮四葉，爛香蕉一枚，擲台上，以代花籃銀盾之餽，

（丹翁曰，鳳雖不逮梅，悠君殊不弱文公宜趙叔雍也，一笑）

三日報告

（卍）

□其一□

畢倚虹已於前日脫離西門慶範園，遷居法租界羊尾橋之紹慶里，對門適爲梅蘭芳私邸，

□其二□

（靡靡）

□江紅蕉於今日在蘇，與新文化家葉紹鈞君之妹結婚，徐卓呆畢倚虹楊不平諸人，皆赴蘇稱賀，

昨夕，周瑞安梅蘭芳，合演霸王別姬，令人回想小樓不置，友人有往觀者，某君調之曰，足下大約不是去看霸王，是單去看姬吧？又有人言，此次別姬的，不是胺下的霸王，是梁山上的小霸王周通，

□揭誤　前期『謝公造』詩中，法曲仙音之『法』字，誤排『消』字，

說部　一年有半

（第三編）（天笑戲編）

□七十□

伯濤道，怎樣的是扦脚好手，濟時道，扦脚的好手，就是能眉聽目語，伯濤道，你這四個字好新穎啊，濟時道，這也不是我杜撰啊，你聽扦脚的，捧了你一隻脚，正在修削的當兒，他的眼睛，總注視你的面龐，你被他修得或痛或痒，臉上總有一種表示，他就瞧了你的臉兒，或輕或重，就可得心應手，這便是個眉聽目語了，這時他們三人穿好了衣服，便從第一泉出來，只見那野雞還是立在弄口，他們出得弄堂，坐上黃包車，回到鐵路飯店來，只覺這個飯店，夜裏倒很靜，不比別處旅館裏熱鬧，二人走進自巳房裏來，侍者說剛纔有個堂差來過，濟時道，一定是吟秋了，侍者道，他見你們都不在這兒，便回去了，帶個信，說請你們去叫，濟時道，好，我們也覺得睡覺太早啊，叫他們來熱鬧熱鬧兒，便向侍者要了局票，連吟秋以外，共叫了五六個，侍者取了局票要走了，濟時道，這個旅館，不免太冷靜了，叔禮道，要是從上海帶了一個人來，住在這裏，却非常之妙，這個旅館，也比較別地方乾淨些，濟時拍手道，你怎麼不把你們的五小姐帶了來，你說這話，都是在那裏發感慨了呢，今天是來不及了，趕緊寫封快信，教他明天來，我們到火車站去接他，借此你們可以在蘇州多盤桓兩天，叔禮笑道，寫快信給他，他眞來呢，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省事些兒罷，伯濤忽然也起勁道，眞個，三哥把老五約他來，在蘇遊玩兩天，

陶瘋子

（卷下）（三十）（袁寒雲 志君）

平湖軼事

李媽愛梅答應了，便到房裏，在巧珠鋪底下，把巴斗拉了出來，李媽一瞧，這一巴斗錢，大約總有一百多串，我們二人扛不動的，愛梅道，我去叫李龍李虎來扛罷，李媽笑道，好，你快去叫罷，愛梅允諾，奔到後梢，向李龍李虎說了，二人答應，走入房內，把錢扛至中艙裏，珍娘說道，李媽花生瓜子糖食糕餅，都在我房內，你去拿來罷，李媽答應，把昨天買的花生糖食都拿了出來，珍娘又取了一個面盆大的盤子，每盤子裝了八樣糖食糕餅花生瓜子之類，裝好了，每一盤面上又放了二串大銅錙，珍娘才向男女傢人道，你們男女十八個人，我與少爺賞你們，每一人一盤子糖食，二串大錢，大家聽了，又叩頭謝過了賞，把糖食倒入紙裏包好了，預備留來吃的，連銅錢一起放在自己房裏，巧珠每人也賞他們四百文，雅雲賞他們每人二百文，大家又有得吃，又有錢，眞是個個歡喜，人人快活，